



语言资源观视域下的 语言现象与民族生存观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1)04-0168-04

●凯丽比努

[摘要] 人的一切生存实践活动在本质上都有关生死,具体而言,就是“求生抗死”。这种生死观在语言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人类语言大都忌讳直言“死亡”,维吾尔语也是这样,讲汉语的回族人更显示了这种语言现象的内涵。但是,在某些语言中,“死”不总是与不愉快的心理感受相联系。在现代汉语中,“死”字结构不仅与痛苦的心理感受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可以表达愉快的心理感受。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是道教思想在汉语语言结构上的反映,它既不强调生,也不忽视死,生、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表示愉快的心理感受和不愉快的心里感受的“死”字结构。

[关键词] 语言现象;生与死;维语语料;民族生存观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人的生命活动,由人本身的特点决定。生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欲望,那就是对生的渴求。只要生命存在一天,这种对生的渴求就存在一天。这种渴求是先天的、固有的,是难以消除的,是人的一种本能。人类就是靠这种求生欲望开展一切生存实践活动,而这些活动所体现的是人类心灵深处发出的需求生命的欲望。

语言中的个性、心理背景、意义、创造力的丰富性都是由特定民族生存实践的历史所展现出来的。每一个符号,每一个范畴,每一个结构,都凝结着人类的个性,即人的生存过程和自我保存意识的过程。在各种语言的形式和结构的背后,隐藏着各个语言共同体深层自我保存意识的潜流,这便是语言所要彰显的该民族的生存智慧。只有这一生存智慧在人的比较、探索、体验中被更深刻地发现,人类丰富多彩的生存观才能得以体现。生命是大自然最奇妙

的创造物,而人之生命又是其中最不可思议的。每一种语言所提供的民族生存观都蕴含着现实应用价值。

我们发现在现代汉语里有一种奇特的表达法,即把“死”当作副词“非常”或“很”来用,如在“笑死了”、“开心死了”、“撑死了”、“想死了”、“美死你”、“舒服死了”等表达愉快的心理感受的短句跟“累死了”、“热死了”、“冻死了”、“饿死了”、“渴死了”等表达不愉快心理感受的短句就是如此。而在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等语言里很少用“死”来表达愉快的心理感受。

每一个群体由于各自境遇与对生命体验的不同,必然会对人生产生不同的期许与态度,并集中反映在他们的生存观上。对生的追求可以说来自对死亡的恐惧。对凡人来讲,死亡既是恐怖的,又是无奈的,任何抗拒都显得无济于事。人死了,无法再生还,故人对于死亡的恐惧来自岁月的流逝,是无可奈何之情。于是他们构想出了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另一个永恒世界。人都不愿死而总想活下去,这是人求生存的本性,对生死的现象进行观察、思考是人类的本能。人类总是寻求一种对死亡的合理的解释。尽管在不同生存实践活动背景下,不同群体对生死问题的解释、态度及处理方法有所不同,但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的追求是一致的。自古以来,人类通过各种途径去克服死亡给自身生命所带来的不幸,努力寻找对治死亡的方法。人类大多是惑于现象,不能全面、整体地把握和处理问题,因为有时他们对存在的认识、判断受到了限制,“既无法透入存在的本质,又不能超越于现象之上来观照对象”。^①不同群体因生存环境和生存实践经验的不同,对死亡的观点和处理也有所不同。从这个角度上讲,死亡作为一种现象,它主要是以经验存在的方式影响人类的生活,而经验的积淀与整合又上升为生存观,因此,死亡对人类发生影响往往是与死亡相关联的生存观在起作用。再进而言之,一切生存观皆是生死观。正因为死亡作为一种带有生存实践性的现象存在于人间,所以处在不同的生存观背景下的具体个人或群体,对之必然会持不同的态度。这就是说,死亡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存在于整个生物界中,但作为一种实践现象,则是唯人所特有的了。能对死亡作理性的思考,体验死亡的存在对生命的价值,这是我们人类所揭示的死亡的生存实践现象,它赋予死亡一种特殊的意义。

人类各民族在历史上皆是以一种神秘化的态度对待死亡问题。“在神秘化思维者眼中,万事万物无不处于某种先在的联系之中。”^②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解脱世人的苦难,拯救世人为己任才得以存在或发展。因为在物理世界中,人类对决定着一切物质组织必然产生、成熟和衰亡的原因并不明确。

维吾尔族认为,死亡是灵魂与身体的相离,灵魂是不死的。死亡的属性是神圣的,所有的生命来源于神,神是生命的源头。

众所周知,在西域生息的维吾尔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对他们来说,《古兰经》是唯一至高无上的真理。

《古兰经》把人的历程分为今世和后世两个阶段,认为今世是人生的旅途,是后世永恒生命的开端,后世是人生的归宿,两者互为因果,今世是后世的栽种之场,是通往后世的桥梁,今世的作为在后世得到应有的报酬。维吾尔人最崇拜的观念是“因果”,生在他们眼里是

① 罗兢.此生可度 佛教生死观[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81.

② 郑晓江.善死与善终——中国人的死亡观[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因”死在他们眼里是“果”，没有生的因，就没有死的果。维吾尔人的伊斯兰教思想，尤其是“天堂与火狱”的传统观念，对维吾尔人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

在维吾尔人看来，所谓死，就是一个人告别了自己工作、奋斗过的今世，回到真主那里，去向真主汇报自己在今世所做的一切工作，等待真主给他一个公正的判决。因此，今世是考验人的场所，是使行善者进乐园、作恶者入火狱的唯一场所。今世是为后世作准备的，今世是通往后世的一座桥梁，人生在世，如同过客住店，后世才是永久居所。

伊斯兰教认为，人的生死皆是真主安排的，死是人人平等具有的，但死亡并非灵魂的终止，因为有复活日的审判。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现世的道德行为。伊斯兰教重视信众的精神生活，把人的最高追求和最终归宿置于来世，劝导人们应坚韧、顺从、公平、乐善好施，为在复活日的审判中因自身的善功而得到真主的赏赐而奋斗。为了进入优美幸福的乐园，人必须虔诚信教，力行善事，克制不合理的世俗欲望，发挥人性中善的一面。

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创造了天地间的一切，生命来自真主，真主造人之时，就赋予生命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人的生命是宇宙间最宝贵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轻视、毁灭生命。《古兰经》反对轻生和自杀行为，并认定自杀者将在火狱中受难。因此人没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力，人在世只有勤俭善良，求善、行善，将来才能升入天堂，过美满幸福的生活。因此，维吾尔民族的生存观是行善主义。这种生存观强调后世的意义和后世的价值，在今世谋求后世的“天堂”。在这样一种生存观的引导下，必然会出现表达这样一种观念的语言结构和手段。在维吾尔语里很难发现与死有关的表达法，即使有，也是极少数以“死”来表达不愉快心情的表达法，而并不存在以“死”来表达愉快心情的表达法。因为维吾尔民族能够提升自我生命的品质，通过“求善”来得救，通过“行善”来得到死后的安宁。人总会犯错误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有所内疚，因此对死后的世界必然是恐惧的。伊斯兰教尽管不讲后世是苦的，但它强调的是以今生来获取后世的恩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倾向于后世。这种思想使维吾尔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在高度在意今世的一举一动的同时，不能不抱有对后世的恐惧。

而汉民族的道教思想注重人的自我意识的强化和人生的意义所在，它所提倡的是“生死齐一”的思想观念，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因此，被道教传统思想熏陶的汉民族的生存观所体现的也同样是这一思想的生存观。从自然主义道论出发，道教认识到万物的共同特点是变化，万物与人的关系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之生命是“方生方死”，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终结，生死是一体的存在。在庄子看来，生命的产生也是从无到有的一种生化过程，是一个本原的展现。生是假借，为一气之流变，生命随着气的聚散不断变化，是“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和死本质同体。道教回归自然生命，以人类自身的存在价值为重，化解对死亡不可知性的担忧，以生死自然和“生死齐一”否定了生死大限的存在，从心理上将畏惧死亡的两个根源解构，达到对死亡恐惧的消解。

道教由追溯生命的形成指明，生死是矛盾的统一体，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因此汉语的上述表达法就不显得奇怪，它是在道教“生死齐一”观念的熏陶下形成的生存观的体现。汉语里出现生与死的互通并不偶然，因为儒家思想构建的是生与死等价的概念，它使汉民族并不过分地强调或关注哪一方，认为它们都是一样的，但死的前提是好好生。这种思想尤其积极地激励人们更好地生，并且由此为死作更好的准备。这样就两不误，人既有生的价值和意义，又有死的尊严和光荣。因此汉语里就出现了与死有关的愉快心理感受的表达法，并逐渐普及

化。不管道家思想还是儒家思想,都能够提升自我生命的品质,使人既获得生的幸福,亦获得死的安息。儒家强调今世而回避来世,道家强调今世与来世的轮回,既不强调也不回避哪一方,因为死后有生,在今世未能完成的可以在来世弥补,这样似乎并不存在真正的死,只有轮回的两个世界,“我”不管在哪个世界都是生的,只是有所变化而已。“我”在今世是人,在来世可能是人,也可能是鬼或别的什么,但我依然生着,因为我还在”。

从生存观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它与文化思潮、文化观念的变革密切相关、基本同步,它既是文化变革的表现,也是文化变革的一个部分。文化是人类在自我保存过程中所生成的生存观的显现或潜在形式。作为人类生存观,一切的文化传统都是人类在生存实践过程中所积累并保存的生存智慧。人类生存观所体现的文化传统具有巨大的力量,它是人类在长期生存实践过程中,在自我保存的探索中所积累的生存经验。这一生存观体现的文化传统一经形成,就有不可漠视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一方面推动人们按照它的规范去思想和行动,另一方面则抗拒、阻滞生存观的变革,以维护既有生存观的权威。

人生存着,才有价值,任何的价值对于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个体本身而言,是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可言的。因道教传统生存观之影响,汉民族生死意识中的“生死齐一”精神赋予了生命以坚韧性,体现了顽强奋斗精神。(本文英文摘要见 P.207)

参考文献:

- [1] 贺来.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2] 罗兢.此生可度 佛教生死观[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 [3] 郑晓江.善死与善终——中国人的死亡观[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 [4] 许志伟,徐宗良.中西文化中的生死观[M].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2000.
- [5] [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6] 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7]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 [8] 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 [9] 左文静.语言、思维与语言的民族性[J].大学英语学术版,2004(4).
- [10] 曹晓安.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看语言对思维和文化的影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8(7).
- [11] 梁海英.从语言与思维的角度再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5(4).

[收稿日期]2011-10-09

[作者简介]凯丽比努,女,西北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博士。兰州 730030

附：

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简介

新疆师范大学位于乌鲁木齐。历史与民族学学院是新疆师范大学唯一的研究教学型学院,下设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历史文献与理论、社会工作、民族学与民俗学六个教研室,拥有省部共建实验室——新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和自治区重点学科——民族学,还有新疆与中亚跨境民族研究中心、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新疆与中亚历史文化研究所以及民族学与历史学两个一级学科硕士点,且民族学学科已成为教育部博士点立项建设学科。学院坚持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为宗旨,立足新疆,辐射中亚,力争成为西北边疆民族文化、民族历史、民族社会、新疆与中亚跨境民族及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研究与教学的重镇。

Linguistic Phenomenon and Minority Survival: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Resources

Kaili Binu

Abstract: As the foundation and core issue of human society, the wish “to survive the death” deeply affected human languages. Most languages have the taboo to speak “death” directly. The Uyghur language is one such language and the Hui people who speak Chinese illustrate such language phenomenon more clearly. However, in some languages, the word “dead” will not always arouse unpleasant psychological feelings. In modern Chinese,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d “death” is not only linked to “pain” but also is there to express pleasure, which we believe is the reflection of Taoism i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language. It neither puts more importance on “survival” nor neglects “death”. These two things form a dialectical unity. Based on this,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d “death” either expresses pleasure or relates to unpleasant feelings came into being.

Key words linguistic phenomenon; survival and death; language research material; ethnic views of survival (See P.168)

欢迎订阅《西北民族研究》

专业学刊	全年四期
信息量大	订价便宜
研讨前沿	参阅便利
攻读硕博	常读最益

邮发代号 54-181
全年订价 60.00 元